

寻根途中的徽州人

王振忠



—

明清以还 ,大批的徽州人前往各地务工经商。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长期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各大商埠 ,但不少人仍与祖籍地缘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回乡扫墓——这是大批徽州展墓日记出现的主要背景。

著名的展墓日记《春帆纪程》是康熙年间侨寓扬州的徽商后裔程庭所作。该书一向被认为是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文献 ,备受学界关注。不过 ,以往人们征引的《春帆纪程》,来源有二 :一是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帙 ,二是晚清民国时人许承尧的《歙事闲谭》。后者只是零星摘录固不待言 ,但即使是前者 ,不仅康熙五十七年 (1718 年) 三月二十七日以后至四月初十日的日记完全缺失 ,而且 ,三月二十七日之前日记中的诗词也多被删节。幸亏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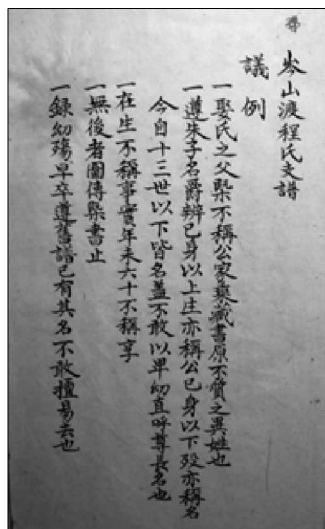
刊行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收录有程庭的文集——《若庵集》,从中 ,我们基本上得以窥见《春帆纪程》之全豹。

程庭祖籍歙县南乡的岑山渡 ,当地的程氏是歙南一个著名的盐商家族 ,在清代曾出过多名两淮盐务总商。《春帆纪程》中提及的“先伯祖上慎公” ,即程量入。据清人王覲宸的《淮安河下志》卷五《第宅·程莲渡先生宅》记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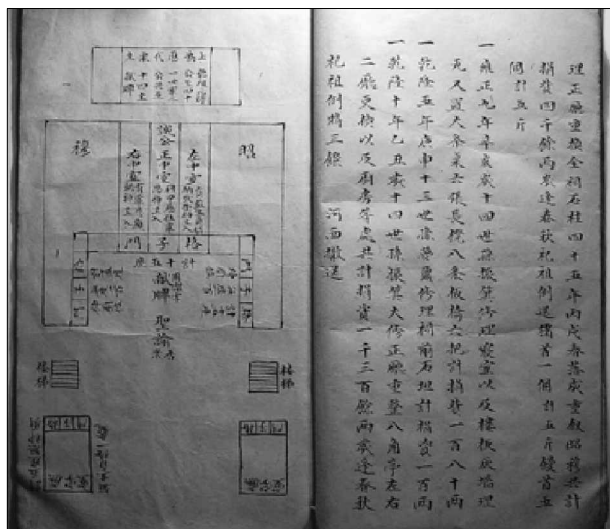
吾宗自岑山渡叔信公分支 ,传至第九世曰慎吾公 ,是为余六世祖 ,由歙迁家于扬。子五人 :长上慎公 ,次蝶庵公 ,次青来公 ,次阿平公 ,次莲渡公……莲渡公诸兄皆居扬 ,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 ,居河下。

可见 ,岑山渡程氏广泛分布于扬州和淮安河下一带。关于上慎公 ,扬州方志也记载 :

程量入 ,字上慎 ,本歙人 ,迁



岑山渡程氏支譜



神室圖(《岑川祠事紀略》)

江都。天性孝友，尤能周人之急，不求人知，举乡饮宾，士民翕然称服。年逾九十，子孙曾元百十余人，人皆谓积善之余庆云。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春，玄烨南巡，驻跸维扬，其间，包括岑山渡程氏在内的扬州盐商之活动极为频繁。《春帆纪程》记载：“余讷庵伯父绘(岑)山图，率子侄叩恳御书锡予佳名，蒙上赐额‘星岩寺’，赐联曰‘山灵钟瑞气，溪色映祥光’，‘玉映珠辉，鸾鸾凤翥’，镌之贞珉，永垂不朽。”可见程庭的伯父讷庵曾是参与接驾的盐商之一，在扬州极具实力。至于程庭本人，也是一名盐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恭逢皇上六旬万寿，薄海内大小臣工以及乡耆士庶，咸趋赴京师，敬申祝釐之忱”，程庭也在两淮盐商之列。为此，他作有《停驂随笔》，也收入他的个人文集——《若庵集》卷四。另外，清乾隆五十一年敕撰的《钦

定八旗通志》卷一六《人物志四十·大臣传二十六》常鼎传记载：

先是，常鼎劾两淮巡盐御史张应诏科派商人，请交部严加议处，商人程庭等治罪。上命工部尚书李先复等察审，先复覆奏：应诏科派属虚。部议以众商已供应诏科派，今常鼎身故，遂改前供，所审未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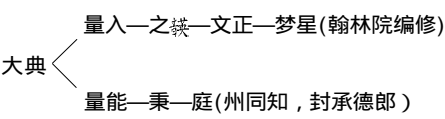
这段记载说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以前的事情，其中的“商人程庭”，与《春帆纪程》的作者生活年代相近，应为同一人。

从《春帆纪程》来看，程庭的亲戚乡里也多在两淮从事盐业经营。他在回岑山渡时，除了见到族中的尊长及弟侄辈外，“邻乡如义城、雄村、绍村、槐塘、洪坑、梁下诸亲串闻余(引者按：指程庭)归来，各各惠然枉顾相见”。这里的雄村、槐塘和梁下等处，都是徽州盐商辈出之地。雄村的

曹氏、槐塘的程氏,梁下(即渔梁坝)的巴氏等,都在淮扬各地从事盐业贸易,他们与岑山渡程氏大多是同族或姻娅之戚。

《春帆纪程》中提及的“午桥侄”,应即程梦星。他在扬州建有**纂园**,其父名文正,字笏山,“江都人,工诗古文词,善书法。康熙辛未进士,仕至工部都水司主事,著有诗文稿”。所谓江都人,是指他们已入籍扬州。程梦星字伍乔,一字午桥,号**泚江**,又号香溪。康熙壬辰年(1712年)进士,官编修,著《今有堂集》,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诗格在韦、柳之间,于艺事无所不能,尤工书画弹琴,肆情吟咏。每园花报放,辄携诗牌酒榼,偕同社游赏,以是推为当时风雅之宗”(〔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冈西录》,《清代史料笔记》,中华书局,1960年版)。雍正十一年(1733年)刊行的《扬州府志》就出自程梦星之手。据嘉庆《江都县续志》记载:“程氏之在扬者最盛”,而程梦星“以清华之望蔚负时名,江淮冠盖之冲,往来投赠殆无虚日,筑**纂园**于湖上,诗酒敦槃,风流宴会,辈行既高,后进望若龙门。”程梦星还编有《岑山渡程氏支谱》,其

中的第五册抄有程氏的系谱:



可见,程梦星确为程庭的侄辈。而从程梦星的诗文集来看,他曾回过歙县岑山渡,写有《岑山八景》诗,对桑梓故里的“澄潭夜月”、“石耳晴岚”、“西溪春涨”、“北岸丹枫”、“远浦云帆”、“沙渚渔灯”、“岑楼晚钟”和“遥山积雪”等均有吟咏。他的《望岑山》诗曰:

几年清梦绕山乡,山鸟山花一道长。未入里门须脚软,青螺有约水中央。

《抵故里》诗曰:

风烟笔砚客装轻,山驿邮签不计程。初到故园生似客,乍经诸岭旧知名。逡巡村酿堪沽饮,仿佛乡音未辨清。邂逅春晴生麦陇,山禽二月已催耕。

此外,他还有《登岑山》、《星岩寺昙花》等诗,对故乡的景色多所描摹。据抄本《岑川祠事纪略》,在岑山渡程氏祠堂内有“才高瀛选”匾额,为巡抚都院梁世勋所题。而“桂籍先登”、“金殿传胪”诸匾中,亦有程梦星之名。从程庭、程梦星等人的事迹来看,活跃于扬州的徽歙岑山渡程氏,显然是个亦贾亦儒的徽商家族。

二

程庭指出:

余世籍新安,自先大父侨居维扬,遂隶籍焉。余生四十七年,



未尝一睹故乡面目。然先世之丘垅具在，每岁时伏腊，迢遥云山，无由展敬，霜露之感，何时已耶！

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十三日（1718年3月14日），程庭在步入徽州府界时，顿生近乡情怯之感。他说：“忆余弱冠时，遂久抱归乡省墓之念，岂期蹉跎廿有余年，头颅老大，潦倒依然，以兹面目，展礼宗祠，晤对亲族，能不赧然汗流，凄然涕下？”

据程庭的朋友费锡璜介绍：程庭“豪杰士也，以经济弘才见重于一时，而博学能文，上下古今，卓然有识见，不屑为经生习语，诗若词尤工丽沉着，成一家言”。费锡璜是明末清初成都人费密之子，费氏从费密父亲费虞起就长年居住在江都（扬州）野田庄，授徒卖文以自活。费锡璜在扬州也相当活跃，康熙年间，歙县盐商汪玉枢在南园（即九峰园）征“城南宴集诗”，计有三十六名文人绅商参加，费锡璜也躬逢其盛。从费氏与盐商的交游来看，他为程庭作序顺理成章。而从《春帆纪程》中的文字来看，如果确非他人代笔，则程庭的文学素养相当可观，这大概可以反映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

就《春帆纪程》而言，程庭对沿途风景的状摹文字，确实相当优美：

自瓜步至浦口四十里，堤柳行行，水田井井。时正残霞敛江岫，纤月出林表，门掩幽篁，闻村童读书声，江乡乐趣，吾不如老农矣！

由太平府一带前往徽州：

沿途堤柳如采石道中，自此五里一兰若，十里一津亭，随处泉茗，清洁适口，不似长安道上河润艰难，令人吻内生烟，无解渴处也。

白花铺一带：

人家屋后青山，屋下流水，乔松白云，石梁风磴，宛如图画，此景惟大痴笔法能之。

过泾县，作有《泾县道中》诗，曰：

逶迤石径水回环，村坞参差烟树间。群岫放云云不去，模糊绝似米家山。

在返程途中，程庭写有《富春江上》诗：“舟自山中出，人从画里行”，点染出新安江沿岸如画的山水。

程庭此行，从扬州经真州（今仪征），由瓜步至浦口陆路前往徽州——这基本上就是明代《天下路程图引》中的南京由芜湖至徽州陆路。归程则由街口出徽州，经新安江、富春江，从杭州由大运河过嘉兴府、苏州浒墅关北上抵京口（今镇江），回到扬州。一路上，对于沿途各地的民情风俗，程庭亦多精彩的刻画。譬如，在陆路前往徽州的途中，二月初九日，在石会镇一带，他看到“居民取鱼不施网罟，各负簍簪，持纶竿，结队成群，向陂塘垂饵，深得钓而不网之旨”。“簍簪”是打鱼用的竹编盛器。十一日，在晏公塘，“人家多编竹作箕，远近争购”。这些都涉及当地人独特的谋生手段或生活方式。而在归途中，三月二十九日途经淳安，县无

城郭，水漾山抱，直吾歙之一大村落耳”。在明清时期，经新安江东下浙江的徽州人，经过淳安时，都会注意到“县无城郭”的独特景观。抄件《杭州上水路程歌》在叙及淳安县时，就有“县小民淳朴，无城竟自偏”之叹。对此，程庭的描述显然更为具体——这是因为淳安与徽州同属新安江流域，从徽州经新安江一水直下，即到淳安，当地有许多徽州人在此定居、营生，淳安的建筑及风俗均与徽州颇为相近，所以程庭才会有淳安像是歙县一大村落的感觉。四月初一日宿严州城下，“人家延僧作道场，燃莲花红灯，遍放河干，随流上下，绰约辉煌，颇堪娱目”；四月初七，泊苏州浒墅关，“吴人竞于此日送春，画船箫鼓，阖塞虎丘，客舟经此，几不能度”。为此，他作有《蝶恋花·立夏日舟过虎阜，观吴人送春甚盛》：

十里山塘丝竹乱，柔橹轻桡，载出芙蓉面，不向贞娘坟上奠金樽，共把残春饯。咽杀流莺忙杀燕，春若知情，春亦应留恋。芳草天涯春不见，东风鬋遍垂杨线。

作为祖籍歙县的徽商后裔，程庭显然更加关注徽州的山水风俗。二月十三日“过尽宣州路，乡音渐可亲”，程庭经由徽、宁接壤的分界山入新安界。他在新岭顶，见到供奉广惠王神像的庙宇，广惠王也就是越国汪公，“讳华，因隋末兵乱，保障宣、歙、杭、睦、婺、饶六州地，至今新安人祀之”。翌日，初入歙县的程庭，就被眼前的

景象所震撼：

徽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此则徽俗之迥异于别郡者也。

至若男尚气节，女慕端贞，虽穷困至死，不肯轻弃其乡，女子自结缡未久，良人远出，终其身不归，而谨事姑嫜，守志无瑕，没齿无怨——此又余歙邑之独善于他俗者也。

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

这里对徽州的村落景观、宗祠与村社组织、妇女生活以及人文风气等，都作了形象的揭示。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宗祠是一地人群血缘的表征，而社屋则彰显了村落地缘的存在。三月十五日，他在登岑山礼佛后，就拜谒了社庙、祠堂。对于村社，程庭有颇多描述。其中，《途中观赛社有作》曰：

频年左耳似乘龙，屑墨敲琴唤鞠通。寄语故园兄弟好，社公余沥莫教空。

社公即社神，在徽州，程庭曾见到“社神所御车辇，辇高八尺，上圆下方，面面雕镂亭台、人物、鸟兽、花卉，逼肖犹生，丹黄璀璨，传自元时所制，何工之精巧——至于此，似世人所艳称之鬼工。球桃核舟，又不足比

数矣”。社神所御车辇上的徽州木雕精美异常，令程庭叹赏不止。另一首《乍归里中》诗曰：

山径逶迤足力穷，中年且许暂扶筇。村村箫鼓争迎社，队队犁锄早劝农。舌涩渐调乡语熟，面疏旋叙旧亲浓。柴门随意留宾酌，笋脯松肪可作供。

所谓“舌涩渐调乡语熟”，可能是指程庭虽是徽商后裔，但他长期生活在扬州，尽管在扬州，河下盐商社区中“乡音歙语兼秦语”，也常听得到歙县话，但毕竟不太熟悉，所以操起歙县方言显得舌头艰涩。程庭的高祖墓在杏村，当地离王村不远，里人呼“杏”为“罕”，“王”为“杨”。本为方言之讹。但如果是以官话问人，却很少有人听懂，所以他也不得不以“罕”、“杨”称之，而自己却觉得十分可笑。

对于徽州的饮食，程庭亦颇有快朵颐之感，“食橡栗粉，俗呼为枰粉，惟里中人知食之。忆自先王母弃世以来，二十余年未尝此风味矣，为之饱啖，扞腹称快”。“先王母”是指程庭已过世的祖母，而程庭就是从其祖父那一辈开始侨寓扬州，这段记载反映出徽州人侨寓异地，最初仍保留着家乡的饮食习惯。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程庭感到格外亲切。

在岑山渡，程庭多次观赏戏剧：二月二十七日“哺时，诸族人携酒馔，招梨园于草堂，演昆仑、红线传奇，三鼓始散”——这可能是昆剧。而三月初八日“村内召优人演目连救母院

本，俚俗堪为捧腹”——这是目连戏的演出。还有的是听歌度曲，如三月初十日“馭兄招集小坑别墅中，阶下牡丹大放，听卜子君重度曲，暨小童数人清吹，临风举觞，又何减沉香亭情况耶！”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想见清初歙南村落的富庶和民间文化的繁荣。

除了在岑山渡，程庭还四处寻亲访友，对于途经的徽州景观亦多描摹：

（二月十七日）经潭渡，望黄氏祠堂，规模弘丽，艳羨不置。过郑村桃花坝，花正烂熳，为之停车玩赏，移时而归。

（二月二十八日）率口亦吾族程氏所居，村口罗汉松一株，苍翠古秀，合抱数十围，云是宋时所植，抚玩良久。又五里，屯溪，访相国吴文僖公之祖墓，观八门松，松干参天，柯条枝枝下垂，偃卧地上，横陈丈余，蚬蟠互结，复又腾蹕而起，空中如幢盖之飘璎珞，如浮屠之列象阙，神异如此，殆地灵之所钟欤！

潭渡黄氏、郑村郑氏、休宁率口程氏以及吴氏等，都是徽州的世家大族，其村落、水口和宗祠，都令人望之俨然。无论是率口程氏的罗汉松，还是吴氏祖墓的八门松，都给人以枝繁叶茂、根深蒂固的感觉，与徽州强宗巨族的枝枝丫丫，恰可比照而观。

在徽州，程庭还走访了一些园林：

绍村地处群山，中峰回转，

溪水潏洄，天然一武陵深处也。村口即张氏宗祠在焉，祠前隔涧，有山岚崧，乔松怪柏，柯干参天。其上曰松冈，下有卧云之石，蒙泉之池，坡陀曲折，梅树横斜，是即张表侄权与所葺之梅涧也。曩余尝作《梅涧》长歌以赠。权与喜读书，耽丘壑，既种梅于石涧之左右，复遍植桃、李、杏、梨、海棠、辛夷、玉兰之属以映带之。余至时，群英正丽，红紫芳菲，就中有昙花数株，花五瓣，似海棠稍丰，苞中吐六须，三长而三杀，色作退红，上有艳光，一若蟾影之映绛雪，溶溶焉流动而无定，宜乎堪入旃檀林之清供也。花底一亭，曰就草亭，亦权与所创制者，有榱有柱，有栏有槛，覆以棕榈，束以机钩，可卷可舒，随时随地，恍如鹅笼书生，径尺铜盘直自口中吐出，真巧思也。

这是对绍村张氏园林的描述。绍村位于岑山渡的东南面，原名邵村，张姓迁入后改为绍村。张姓是此处的大姓，与岑山渡程氏为姻娅之戚。程庭对徽州园林的描述，还见有潜溪一处：

（三月）二十一日过潜溪，访汪表弟玉依、禹裁昆季，留饮于绿参亭上。亭立万竿修竹中，嫩娟映水，绿荫几席，捧读舅氏右湘先生遗稿，因话当年靳雁堂明府，时招汪扶晨、家非二山尊诸前辈，集于舅氏之水香园，清谈雅酌，分韵联吟，风流胜事，至



今未易多得。晚钟遥动，不胜杯酌，遽辞而归。

可见，徽州的一些园亭，还成为官商文人诗酒唱和的重要场所。

徽州盐商对于桑梓故里多所建设。岑山渡星岩寺内的文昌阁，由程庭的祖父首建，后来又由他的寄亭叔父“葺而修之，轮奐一新，更为改观”。每年二月初二，为岑山文昌帝君祝寿，做祭演戏，由文会司事、族中显达者主祭。歙县的太平桥（俗名河西桥），由程庭的族人“家农部封延兄捐囊修理，费且不贲。往来络绎，莫不颂美”。

《春帆纪程》的上述记载，从一些侧面反映了18世纪晚期徽州乡土社会的生活情态。

三

程庭此行的目的有二，对此，费

锡璜指出：

其家本新安，居广陵者累世矣。怀其乡土茔墓，千里远归，经画阡兆，此诚至性过人，笃孝者之事也。因而游黄岳诸山，登奇峰，履怪石，出云霞，食灏气，访高僧畸人，摩挲碑版，辨识灵卉幽草，胜情韵事，复兼而有之。

所谓经画阡兆，程庭在其所作的《将抵里门前一夕有感》中指出：

光阴负我去堂堂，身贱多惭入故乡。类犬不辞因画虎，补牢纵早已亡羊。枕中黄卷仍遗泽，匣底青萍欲掩光。敢乞山灵一抔土，余生安复计行藏。

诗注曰：“此地为先人卜地。”换言之，程庭此行是为祖先看坟茔——这是主要目的。其次，自明代以来，“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黄山、白岳是四方之人艳羡的名山。作为徽州人的后裔，程庭也对黄山情有独钟。在《方朴士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他指出：“新安大好山水，黄山、白岳奇秀甲天下”，为世人所称叹。三月十四日，他前往黄山游览，其间留下的一些文字也颇堪玩味，譬如：

（三月）十七日，平明惊心，侧耳犹恐宿雨未收。枕上忽闻山鸟相呼，继而曦影透入窗罅，余怀畅然，因披衣急起……登狮子峰。复折而西，寻西海门。山径久无人迹，箬叶布满，零露泫泫，衣履沾湿，仰视飞来峰、石鼓峰，如经大力者负之而来，掷此而去，幻之至矣。上阎王壁，登炼

丹台，日渐西没。晚，云作五色，万千变态，或巾峰顶，或抱山腰，或涌涧底，有时群峰缺处，矗出一峰，云补之也。有时群峰簇处，忽失数峰，云收之也。俄而琼楼玉宇，俄而瑶海芝田。同人布席台顶，坐者，卧者，有连浮大白者，恍置身于广寒高处，不复知有人间世矣……

这段文字可谓“点缀风华，秀色可挹”。

程庭返乡从二月初三日至四月初十日，全程二月有余，其中，在歙县的时间是从二月十四日至三月二十八日，期间恰逢多次岁时节日，当地的民俗活动颇为频繁。如三月初三经过路口；路口村每逢上巳日，有龙舟之戏，士女游观极盛”。乾隆时代的方西畴有《新安竹枝词》：“岩镇迎神正月久，路口禳灾三月三。”三月三也就是指前述的“上巳日”。又如清明节，据程庭曰：“新安最重此节，凡子孙虽至贫乏，亦必先半月前具牲饔，肃衣冠，相聚拜于始祖之墓，而后高、曾、祖、考次第展拜，罔敢紊淆。坟茔自晋魏唐宋以来，历历可稽，非若他郡迁徙靡定，不数传而后裔相忘，松楸寂寞，

徽州的清明挂纸



麦饭无人，为可慨也！”

他在结束行程、返归扬州后，作有《妻孥问故乡风景拈此答之》：

新安江上水，可以濯吾缨。
不自源头洁，何因彻底清。松间
流细韵，岩际泻空明。那减中冷
味，偏输第一名。

新安山色好，天半插莲花。
翠影摇清霭，岚光散绮霞。幽岩
丛瑞草，灵境驻仙车。五岳名区
外，悠然别一家。

新安花树幽，嘉植遍林丘。
凤尾凌霜劲，龙鳞阅岁留。愿存
泉石志，不受栋梁求。黄海多奇

草，神农识未周。

新安风俗美，醇朴古人如。
邻过墙头酒，宾分屋后蔬。茗柯
含露摘，山陇带云锄。办得官租
足，衡门课子书。

在他眼里，新安江水源清澈，山
色奇峻，花树清幽，风俗醇美。而皖
南的山水又与长江中下游一带气脉相
通，正是因为祖籍地缘的钟灵毓秀，
方才使得在侨寓地的诸多徽州人兴旺
发达，如日中天。

(题图:新安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

钟山风雨



《钟山风雨》

主办: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
国内统一刊号:CN32-1623/K
双月刊,大16开,64页。
自办发行。
每期6元,全年36元。

《钟山风雨》2007年第1期要目

本刊特稿	追忆先父朱偰先生在南京的岁月	朱元春
史海纵横	中共“一大”会址发现始末	王春华
	末代皇帝溥仪关押苏联前后	何立波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容留十万犹太难民计划 ...	殷昭鲁 赵飞飞
	金甬盘陷京三月	李海珉
往事追忆	怀念母亲陈开成	张柔武
	如月中天 烁然一闪	
	——程思远先生谈女儿林黛	文库
	在南京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的日子	方容
	民国时期的首次公开“选美”	阿渠
人物春秋	杰出的国民外交家王礼锡	王谦
	孔从洲将军在南京理工大学的创业时光	李翠
	江村和他的几位朋友	钦鸿
	吴中才子幕僚杨云史	尤岩
汪伪内幕	中统和日伪的勾结	李约勒
革命足迹	难忘的“5·31”激战	石昌宝
趣闻轶事	傅庚辰创作第一首“周恩来诗词歌曲”	顾育豹
	于右任题字趣事	刘东华
	戴季陶舌战日本人	陈志刚 李玉林
	胡石言与柳堡	王堃
旧都掠影	金陵女子大学	徐昌宏
文化长廊	东交民巷的变迁	李炎辑
	小小“桅灯”传全球	张连莹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68-1号 邮编:210024 电话:(025)83393648 83275969(传真) 电子信箱:zszy@hotmail.com